

※ 軟體工程師抨擊現行法律

並不是每個電腦科學課程都用詩來上課。
-----STANFORD, Calif。

但是在史丹佛（Stanford）大學最近的六月天，高年級學生 Jeff Keltner 站在同班同學面前，清了清嗓子，朗讀了一篇關於軟體業界（Hollywood-led）打壓可轉換電子書技術的韻文。在文章的最末，他提到：“我想讀這本我買的書，但是人們勸我不要。他們說我會因此坐牢，因為那 D-M-C-A。”

Keltner，是電腦科學協會（Computer Science）的會員，也是 Barbara Simons 和 Edward Felten 開設的政策研究班的學生，是一名程式設計師，Felten 去年在軟體業界以法律作為威嚇下，放棄了一場演講。Keltner 的韻文，看得出是表達『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簡稱 DMCA）對程式設計師所造成的影響而生的諷刺，是電腦科學學界對於國會通過此項法案，一種常規外的表達，表達他們的不滿與困惑。

幾年前，政策和科技的衝突，是如此微小而不受國會重視。但在 90 年代末期，當少數的工程師成功要求柯林頓政府降低管制加密技術的輸出時，已可見端倪。

現在，一連串的法令，將爭論擴大到實驗室、家裡、公司或是數以萬計的設計師身上，逼使他們離開那小小的工作室並採取一些行動，就如他們所說，這次可是兵臨城下，迫在眉睫。“我確信同行都上前線了。” Simon 說，他是一名資深的電腦工程師並在 IBM 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現在是電腦相關機構協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的主席。“如果我們輸了，我們會一併輸掉研究或教學的自由。”



電腦軟體工程師新的挑戰



這麼說吧，當電腦設計業界和政府有越來越多衝突時，程式設計師們利用抗議，發表文章甚至捨棄職位來促使廢除惡法。但這些年來，他們只看到俄國的程式設計師 Dmitry Sklyarov 因為在美國談論他的工作而入獄，他們也發現類似 Felten 的一些同行因為在法律的壓迫下，越來越安靜。不論他們願意與否，他們正在上一堂免費的著作權教學課程，但是他們擔心，他們會是下一個被拿來開刀的目標。

衝突的中心點就是 1998 年通過的 DMCA，它將著作權擴大到數位產品，並規定某些技術上的軟體設計會因為侵害著作權而違法。然而，有人主張這法案是將以前允許的設計行為加以禁止，根本是在開倒車。但是，軟體業界利用此法案成功的中止可能威脅到他著作權的技術發展。成功率越來越高。因此，業者就繼續推動防止侵害的法案：例如推動要求電腦軟體加上防拷技術的法案。

另一方面，Simons 和 Fltens 的學生也準備好到公共政策論壇發揮一些影響力，扭轉目前不利的局勢。具體的作法包含以軟體程式技術的觀點寫文章介紹給立法者，或執行有關政策；社會或技術相關的研究。他們選定的議題諸如有：身份證（national ID card）、用戶端儲存資訊（cookies）、電子書（e-book）、網域名稱（domain name）、或多層次連結（deep link）。

“這是沒有和局的戰爭。” Ruchika Agrawal 說，他是史丹佛電腦科學碩士研究生，也是這門課的學生之一。Agrawal 本來打算直昇博士，接著可能作研究或是去念法學院。去年 Felten 的演講使她確立了方向。這位由普林斯頓大學來演講的

教授，上台對大家說因為音樂產業公司的律師警告他說他的演講可能會違反 DMCA，因此他不得不決定中止演說，並提醒台下的聽眾小心注意不要從事類似此次演講的活動。“這可改變了我，” Agrawal 說“我想：國會的那些人在通過法案前，總要有人告訴他們一些專業知識吧！”如同其他同學，Agrawal 在畢業後會放棄繼續進修電腦科學，而去上法學院。但首先，她會帶著他的專業知識到華盛頓的電子隱私權資訊協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ouncil）任職，這裡是電腦隱私權保護工作的第一線。



進入決策圈

學電腦的學生之所以在全國奔走是因為政策或法令的變化和他們的工作相關甚大。而這份受害名單持續在增加中。普林斯頓和史丹佛有 Fleten，Carnegie Mellon 大學有 Tom Murphy，Tom 因為他設計的字型分享軟體（Font-sharing program）而遭一家設計公司控告。

但並不是只有學生投入，一些職場上的設計師也發現這件事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俄國程式設計師 Sklyarov，他去年因為發表關於他工作上的技術事項，而遭美國檢察官以提供侵犯著作權技術（Sklyarov 發表的技術據稱可破解 Adobe Systems 的 e-book）並違反 DMCA 而起訴入獄。如此一來，程式設計師們不禁要問：是否有一天我們會因為自己的工作而入獄？因此全國的程式設計師拿起標語，包圍 Adobe 總部和司法部，或任何他們想的到的地方。要求檢察官不要把目標放在忠實履行職務內容的設計師。

最終，Adobe 受制於強大壓力，撤對回了 Sklyarov 的訴訟。但是它仍然續行對於其業主 Elcomsoft 的訴訟。儘管撤回



對 Sklyarov 的訴訟，但是 Adobe 仍受到暴風圈影響，至少有些優秀的工程師對於它的觀感不是很好。當 Sklyarov 被逮捕時，Mike Crawford 剛進 Adobe，他是一名軟體顧問而且之前是蘋果電腦的工程師，他說：“我真的覺得很不舒服，而且我覺得在這工作似乎是一件錯誤（wrong）的事。”來自舊金山的 Christopher Maden 表示，發生這件事後，當他接到 Adobe 的人事部門通知時，他覺得很不屑。“我不知道怎麼做好。”雖然最後 Christopher 因資格不符而未錄取，但是他說如果他被錄取了，“我想我還是會拒絕。”

Adobe 則表示，員工不需要同意或關注於公司的決策。Adobe 的人事主任 Diane Schlageter 表示：“公司尊重每個人的意見與原則，瞭解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同意公司的作法，Adobe 的員工也沒有義務同意，也就是這樣多元的想法才能使公司充滿了活力與創見。”因此，Adobe 的決策階層私底下積極地改變公司在工程師們心中的惡劣形象，但在公開場合，卻又為公司控告 Elcomsoft 的政策辯護。在一個報導 Elcomsoft 案的網站上，Adobe 說明道：“我們的客戶非常關心著作權侵害和數位內容保護的問題。而智慧財產權在 DMCA 公布和政府的強力取締下，本來就會歷經一番重整、陣痛的過程。”

工程師對現行法律的想法

Tim Neu 是一位軟體設計師，也是明尼阿波里（Minneapolis）地區“Free Dmitry（那個倒楣的俄國人）”組織的成員，他中肯的提出，雖然 Adobe 的作法造成一些人對它負面的觀感，“但是相較起來，大多數人還是比較痛恨現行法律。”Neu 說，他第一次注意到這項課題是在兩年前，電

影公司控告線上駭客雜誌《2600》(online hacker magazine 2600)，宣稱說雜誌刊載了破解 DVD 鎖區碼程式的技術。許多有名的軟體工程師—包括網路資源開放的先驅 Richard Stallman 和軟體專家 Eugene Spafford—都聲援該雜誌，認為這個訴訟如果成立，會對技術研發造成打擊(chill)。但是法院在此案中還是支持業者並下令將程式從網站中移除。

現在 Felten 從普林斯頓到史丹佛當客座教授，他說從十年前開始，軟體技術開發就逐漸為設計師帶來越來越嚴重的懲罰。“想繼續做這一行，那你必須鍛鍊一下你的警覺性和適應力。”他也提到，如果要讓立法者知道設計師現在的處境，不讓業者在國會的遊說成功，則他們必須學習能讓立法者瞭解的表達方式，而這也是他和 Simon 在課堂上教學的一個科目。但是，當 Intel 和 Gateway 在國會的聽證會上為此議案發表論點時，在這個競技場上設計師們就是缺少如同業界所擁有的戰將 Jack Valenti 一般強而有力的後盾。論者曾在詹森時代的白宮任職過。而 Felten 認為：“沒有人像 Jack Valenti 一樣那麼維護那些業者了。”

當國會有的人，例如眾議員 Rick Boucher 說他們有聽到工程師們的心聲，但是老實說，目前還是沒有任何回應這憂心情緒的法案出現。但是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國會議員相信，現在設計師們是處在一個資訊技術交流關連的時代，要發展一個沒有人接觸過的領域或課題是很困難的，而設計師們會因為怕遭受牢獄之災而停止研發。

“這件事的唯一損失就是，” Felten 說“原本該開始的研究計畫停擺，而這可不是設計師們故意的。”儘管如此，Felten 現在仍打算專心執行一個在國會取得談判席次的研究計畫，而不是單純設計軟體。



“我覺得，接下來的人應該會對這議題更有興趣，也瞭解更多，”

“這樣，結果可大不相同。”

科技法律中心法律研究員 蔡東廷

取材自：

1.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u=/zd/20020611/tc_zd/934602
2. <http://zdnet.com.com/2100-1106-863162.html>

